

莲花岛——一座被人遗忘的桃源

□清植

提起舟山的岛屿,有人会想到普陀山那里香火鼎盛,也有人会提起桃花岛,那里侠义恩仇,更有人 would 提起金沙万里的朱家尖,碧海蓝天的东极。是啊,舟山的岛屿诸多,能去的地方实在太多,但有几个人会提起东港一隅的莲花岛呢? 这处被人遗忘的世外桃源。

漫步东港之间,沿海洲路笔直往下走,穿过绿荫葱葱的东港防护林。不经意之间,望见一条长300的海塘。海塘上方端坐着各式各样神采不同的罗汉像,它们或手拿金刚法器怒视前方,或手捧莲花慈眉善目,或拿酒瓶,拿伞成结印状,嗔、痴、喜、怒、哀、乐,各姿百态,神情无一雷同。

它们就这样,安静地,安静地在这蔚蓝的天空下,在这宁静的海塘畔默默地注视远方。它们就是莲花岛的罗汉像,没有寺院里香火鼎盛的供奉,没有金砖绿瓦为它们阻挡风雨。它们沉默却不凡,它们低调却不失光华。

莲花岛与普陀山隔海相望,它本是一座无人小岛。1996年潘天寿的外孙,朱仁明先生买下了这座无人岛屿,成为了中国当时第一位私人岛主。有人买岛为了赚钱,有人买岛却是为了梦想。

当时的莲花岛距离普陀山1.6公里,距离沈家门岸边800米,纯属一个荒岛,没有任何的基建,甚

至不通航,手机信号全无。朱仁民在岛上设计了水、电、暖、消防、通讯线路。设置完这些后,他又身体力行雕刻罗汉像,用船装,用人扛,把它们安放在海边,然而东港填海造陆的运动,让他的岛屿成了与大陆连接起来的一座半岛,原来水上罗汉的梦想破灭了,但他没有放弃,一如往常,雕刻、安放罗汉像。

有些人所做的事情不被人理解,但多年之后时光会告诉他们,那些所谓的钱财全是过眼云烟,只有信仰才能发扬光大。

在这短短的海塘里,我似乎看到了那年,朱仁明跌坐在海边冥思苦想,似乎看到了罗汉们在这莲花洋畔朝着不远处的南海观音顶礼膜拜。

海塘上的罗汉紧密连接着莲花岛,这是一座被称为海上观音的岛屿,从远处看,不难发现这座岛屿由五部分组成,它们静卧在这莲花洋上似一尊观音像横卧天际。

海塘的罗汉群是桥,连接朝圣的路。门口的两间房屋铺满了嫩绿的爬山虎,看着就能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沧桑感。

莲花岛五个建筑群建在岛上五个凹口处,分别为管理中心、艺术馆、慧镔广场、观海台、艺术家工作室。

沿质朴的道路前行,就能望见慧镔广场,广场坐落于岛中央,中间有一慧镔手持观音像面

朝莲花洋的雕塑格外醒目,背后则是一座浮屠塔,塔有七层象征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望着慧镔的雕像,思绪也飘到了千年之前。许多年前,慧镔在五台山精舍见到一尊观音像,心生喜爱,便恳求寺僧让他将此迎归日本。寺僧同意了他的请求。慧镔肩扛观音圣像来到宁波开元寺,从这里乘船回日本。当他上船的时候,本来很轻的观音像突然重不可举,十几个人一齐用力才抬到船上。当船经过普陀山时,本来风平浪静的莲花洋突然涛怒风飞,海水中布满了铁莲花,船被打住,寸步难行。船上的人无不感到十分恐惧。晚上,慧镔梦到一个胡僧模样的人对他说:“你只要把我安放在此山,我就让风送你回日本。”慧镔惊醒,哭泣着告诉与他同行的人,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。于是,慧镔和众人一起把观音像抬到普陀山上的潮音洞旁边,捡了许多茅草搭了一个简易的茅庵,恭恭敬敬地把佛像放在茅庵中,上船回日本去了。

千百年来慧镔一直痴痴地望着莲花洋对岸的普陀山,他是否曾想到因为他,才使东海上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小岛成了传闻中的海天佛国。

善男子,于此南方有山,名补怛迦迦,彼有菩萨,名观自在。我趴在慧镔广场的栏杆上,默默地

注视着对面的普陀山,我眼前看到的这片海,正是千百年前慧镔所看到的海,海虽相同,但望海之人不在,遗憾带回了日本,却把禅意留在对岸。

惊涛来似雪,一坐凛生寒。莲花洋的浪水从远处,一波接着一波连绵不断地拍向岸边,独坐在慧镔广场一侧的石桥上,倾听莲花洋的潮起潮落,感受阵阵梵音涌入心尖。不远处有人在海钓,有人在游泳,有人在海边嬉戏,有人在捡螺,这一切的一切在这海天之下,似一副油彩画般被定格在画布上,所有的色彩全部恰到好处,宁静中带点喧嚣,喧嚣中带点沉思,毫无冲突感,这是人与自然的朴实色彩,更是佛教禅之意境。

海边的滩涂上,有几尊罗汉像,安静的塑立在海中,它们全部面朝普陀山的方向,面带微笑,安静地听着观音大士解惑传道。

面朝圣山,禅临普陀。佛度有缘人,行走莲花岛,亲临莲花洋,这是离海最近的地方,这是离圣地最近的地方。这是艺术家用他的梦想积累起来的地方,这更是远离城市的喧嚣,感受大自然风光最好的地方。

兴许这座艺术岛屿不是全世界最宏伟的地方,但它却是令人遗忘烦恼的地方,莲花岛一座被人遗忘的桃源,莲花岛一座禅之岛、艺术之岛、梦想之岛。

“乘风凉”是夏日的一道风景

□力女

在高楼大厦林立、家家户户普及电风扇和空调的今天,“乘风凉”这个词似乎变成了一个久远的记忆。

在电器没有普及的年代,夏天,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称“纳凉”谓“乘风凉”。因为,夏夜乘风凉是很有美感、很温馨的。

夏日,太阳似燃烧的火盆,直到傍晚才慢腾腾地爬下山去。日落而息,劳作了一天的农户们这才赶着牛,扛着犁,背着锄头,挑着担子,成群结队地向着村子涌来。这时候,整个小村(我的老家,只有十多户人家)炊烟袅袅,不一会儿,各家各户把小饭桌搬出来,摆在房屋外的“道地”上,边乘风凉,边吃晚饭,夏天,村子里的人们都是喜欢在露天晚餐的。家里就是一碟臭蟹酱,也不怕寒酸摆在桌子上,然后,响起了“叮叮当当”的碗碟声,飘来了一股股酒香,我家隔壁的三位堂叔都嗜好喝几口。

上世纪60年代,打酒需要酒票,我家没人喝酒,就把酒票送给他们。有时候,我吃好晚饭,就来到隔壁阿二叔家的道地,边乘风凉,边欣赏他们家的晚餐,阿婶热情地递给我一把折叠扇子,一把

竹椅子。我在堂叔的侧面坐定,边摇着扇子,边看堂叔喝酒。堂叔的左手不快不慢地一上一下摇着蒲扇,右手把着小酒杯,随着扇子的节奏,喝一小口酒,将酒杯放下,提起筷子,夹住一粒盐炒蚕(蚕)豆,放入口中,牙齿把蚕豆嚼得“卜卜”响,如此这般,他的右手忽儿酒杯,忽儿筷子轮换着,一直到酒喝完。堂叔下酒的菜不讲究,只要能喝上酒就心满意足了。酒票不够就喝自做的番薯干烧酒(白酒)。这时,阿婶接上话头,开始唠叨了,“肚皮吃不饱,还思忖着喝酒”……没等阿婶唠完,堂叔把扇子往小饭桌上一拍,两眼一瞪,阿婶马上来了个急刹车,稍一会儿,恢复了平静。堂叔依然扇着扇,喝着酒。那个时代,村子里人们的生活虽然清苦,但也悠然。

月亮升高了,银子般的月光洒满了小村、洒满了村前的田野、洒满了村后的山岗。晚饭后,人们陆续继续地从各家各院拎着小板凳、小躺椅,搬着小竹椅、小竹床,来到了村里的晒谷场,很快密匝匝地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。

深邃的夜空,繁星挤得密不透风,相互间眨着眼,村口那棵大樟树的一片片叶子也纹丝不动地挂在枝头上,空荡荡的晒谷场没有

风,乘风凉的人们只好不停地用扇子“啪嗒啪嗒”地扇着风。生产队长光着膀子,披着一件领子上打着白布条补丁的灰色衬衫,一手拿着一把大蒲扇,一手夹着一支大红鹰香烟,吩咐小阿二去仓库拉来了一条电线,装上一只大电灯泡,挂在竹竿子上,晒谷场被照得通亮通亮。队长环视一下,觉得社员到得差不多了,就举行“露天会议”,他干咳了一下,亮着嗓音说:“趁大家乘风凉机会,把明天的农活分配一下。”大伙静了片刻,有人又窃窃私议起来了。任务很简单,就是割早稻,种晚稻,队长没讲上五分钟就结束了。

乘风凉的人们手不闲着,不停地摇着各自手上的那把扇子,嘴巴也不会闲着,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呱着白天的所见所闻,以及村子内外的家长里短,八卦闲嗑。聊到隐秘处,还会交头接耳,故弄玄虚,引得远一点的邻里们,个个伸长脖子,恨不能围过来探个究竟。

后屋的阿公,留着花白的长胡子,腿有点痠,走路不便,拄着拐常常喜欢坐在弄堂的石块上乘凉,他说“弄堂直头风”凉快。一直坐到电灯来“三刹头”了,才一瘸一拐地进屋睡觉。

60年代,乡下大多由村(大

队)发电,只作晚上照明,晚上一般六点钟发电,到了快八点半了,就摇三下电闸刀(村民习惯称为“三刹头”),以通知村民,电厂要停电了,就得马上备好自家的照明灯。

那个年代,马路上,哪有汽车驶过的动静,更没有工程施工机器的轰鸣,乡村的夜晚很清静。偶尔,听得有虫儿“嗤嗤”地在叫,看着萤火虫一闪一闪在飞舞。但凡出来乘风凉的人们,也没那么多身份和辈分上的讲究,往人堆里一扎,你就是个平头百姓,你就是隔壁老王或是老张家的人。如果说有什么可比的,人堆里,比的就是你的嘴皮子,脑瓜子。很显然,见多识广又能说会道的主儿,一准会是这个村,这个晚上的主角儿。你一张口,很多时候,很快会打破“家”的界限,人们都会搬着自家的小凳子向你围拢过来,煞有介事地听上一耳朵。

这个夏夜,容易满足的人们,就会觉着幸福无比了。

“乘风凉”是那个年代的习俗,也是乡村一道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。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裸着肩膀,女人们不敢露腿露臂,斯斯文文地摇着扇子,乘着凉。

“乘风凉”,可谓是夏日里乡村的一道风景。

□胡汉杰

如果把整个岛屿看成一个家园,高山是屋脊,平地是院子,海岸是围墙,那么,码头就是通向外面的大门。六横孤悬大海,码头也自然成为岛上人走出岛门的起点。许多六横人,正是从码头起航,踏上求学、经商、创业、就业,甚至于客居异乡,在外终老一生的旅途。

回忆儿时外出求学的海上旅途,令人感慨万千。

一天清晨,天蒙蒙亮,父亲提着一盏玻方(一种方形的风灯,用铁皮制作的方柱体骨架上,四面围上四块玻璃,中间放一盏煤油灯),陪我到戏文山码头去舟山本岛读书。

那时的码头筑在处于岛端深水的礁石边。去本岛的航船没有定期的航班,开船的日子由风浪大小而定,什么时候开船由潮水涨落而定,船老大的呼叫声就是开船的鸣笛声。

去本岛的是一只小帆船,船上可以坐十来个人。船舱是敞篷单舱,以供坐人,没有甲板。有风的时候,风鼓帆满,像力士壮汉把船推得如箭穿行,乘客两耳生风。风大浪急的时候,船身倾斜,船舷与海面相平,大浪打来时,海水不时泼进船舱,乘客即使没有晕船,也早已吓得胆颤心惊。没风的时候,风帆懒洋洋下垂着,像个浑身无力的饿汉,这时候得靠摇橹行驶,其速度之慢如同蜗牛爬行,急得旅客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嚷嚷不休。

当船驶到“峙头洋”时,正好遇到落潮,风又逆向而来,无奈只好“泊潮”(当船不会前行只会后退时,只好原地抛锚暂停,等到潮涨再起锚前行)。这样苦折磨了一天,船到舟山码头时,已近夜晚八点多了。

三年后,我去宁波读书,还是在这个码头坐船,乘的还是一只木帆船,不过比去本岛时的船大了些,二十来米长,四五米宽,载重量只有四五吨,大约能坐二十来个人。船舱低矮,舱内空气不易流通,充满浓浓的油灰和烟火味,一进船舱就会让人有胸闷头晕的感觉。

大约两小时后,船到了“大目嘴”附近,那里岛屿之间,水深度较浅,约半米的浪高,前后排列比较密集。船破浪前进,发出“咣当咣当”的撞击声。船虽然在颠簸,但上下晃动快而幅度小,有点像人跑步时的波动,每秒几个起伏。这样的颠簸,对从小经常在岛屿间坐船的我,还能勉强忍受。

又过一小时后,船朝外洋方向驶去,到了“黄牛礁”附近,面对辽阔的大海,船仿佛是一片飘落的树叶,在大海涌流中颠簸着,浪高看上去虽然没有增大,但波浪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。前后两个浪头之间相隔几米、十几米的距离。海水被缓缓起伏的弧形曲线约束着,毫不张扬,没有一点水花从浪里飘逸出来。但这种看上去并不喧哗的涌浪,却像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,或者是从远处发出来的“降龙十八掌”,势

大力沉,内力绵绵。一个涌浪过来,先把船头高高抬起,把船抬到最高后让船头朝下,快速的滑落,下一个涌浪,又让船重复同样的动作。这一道道的巨浪把船冲击得像荡秋千似的,一忽而抛上,一忽而扔下,这时让人的感觉实在难受,觉得心脏在胸膛失重,正在领略到什么叫“一颗心悬着”的感觉。而食物在肠胃的失重,使肠胃失去了食物的压力。此时,令人头脑发胀,胸闷发冷,肠胃不住地抽动,发酸发馊的液体从喉咙深处冒上来,接着就“哇哇”地呕吐不止,先是吐刚吃下来的饭菜,再是吐黄色的胆汁,最后连血都吐出来了……

我闭着眼,憋着气,以为这样做能制止呕吐,其实不然,没过多久,又“哇哇”地呕吐不止,即使胃内一点东西都没有。我倒在舱板上,丝毫动弹不得,像一具活着的尸体。

这条艰辛的上学之路啊,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后怕!

第二年春天,学校又开学了,我不想再受风浪之苦,铁了心决意不再上学。父亲苦口婆心三番五次地劝说,我的回答是:“不去就是不去了,打死我也不去了。”父亲无可奈何,只得另辟蹊径,为我开启了一条徒步上宁波的旅程:从蟑螂山过渡到郭巨,从郭巨开始徒步,途经新码头、三山、寺岙、昆亭,穿山到柴桥,期间要翻过五座大山,跨越七条峻岭,从柴桥乘夜河船到洋辣河口,从洋辣河口徒步到宝幢,再从宝幢乘拖船到宁波大河路码头。这样行程达140多公里,花时整整两天一夜。

在这千里迢迢的路上,我来回跑了三年。

记得有一年放寒假,我从柴桥到郭巨,正好遇上大雪封山。

阵阵朔风袭来,霏霏雪片像柳絮飞舞,像空中撒盐,山上的竹子松叶顶着一堆堆白雪,杈芽老树都镶上了银边,地面上的坑穴洼溜,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。几只乌鸦落在大樟树上,一声不响,颤颤抖抖缩着脖子发呆。漫长的岭道河,一眼望去,到处都是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。

腊月天日短,走着走着,一下子天黑下来了,浓浓的暮色笼罩着山川田野。在这漫长、陡峭、曲折的岭道上,我踩着没脚深的雪地,摸索着踉跄而行。大约两小时后,当我翻过最后一条岭道,天已墨黑墨黑。此时,我肚饥口渴,浑身无力,想倒在雪地上喘息一会。想不到正当我饥寒交迫之际,在山脚下的凉亭遇见了方叔(是我爸合伙做生意的朋友),我喜出望外,激动万分,一下子扑倒在方叔身上,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方叔把我带回了他家,方姨盛情款待,热菜热饭热被窝留宿了一夜。

翌日清晨,我吃好早饭,揖别方叔方姨,启程回家……

如今说起我童年上学的这条路,许多人都感到茫然,特别是年轻人不可思议。但对于我来说,经受风浪和长途跋涉之苦,永远忘不了!

